

泡沫

茅盾著

夏夜一點鐘

「一點鐘了啊！」

她無意中朝梳妝台上的小鐘看了一眼，無意中歎出了這句獨白。

一點鐘了呢！窗外吹來的風倒底有點涼意了，她無意中摸一摸胸口，碰到指衣上的感覺是涼而且滑。她這才發見了她自己的確不像剛才那樣渾身粘膩而且眼瞢瞢裏都像要冒上火來。

一點鐘了麼這麼快！——她百無聊賴地想着眼光懶洋洋地落在她那隻隨便擱在椅靠上的右手腕，手腕上那鑲鑽的手錶也指着一點。她的眼光一動，像發見了黃河決口似的她猛地神經緊張起來，奮然別轉臉去，仔細地朝梳妝台上的小鐘一瞧，可不是！小鐘的長針已經移過12一分了！這兩個又總差一點了！又是——不，當然是梳妝台上那一

個跑快了。她信得過手腕上這一位。這是才來了兩星期的，而且是——哦，黃主任送給她的時候確確實實這樣說：「別小看牠那一圈的小鑽石只得八粒，這牌子的手錶走得極準，半秒鐘也不會上落的！」

說是值二百多麼？——她不大敢相信似的想着，津津有味地看着手腕。

錶面鑲的那一圈八粒小鑽石雖然小得惹氣，可也閃閃地似乎放着光彩。「多幾粒就好了，」她又惘然想了開去：「密司陳那一隻——人家是從巴黎帶了來送給她的，就是密密的一圈——不是十六粒就是十八粒。」

她把臉一仰，手腕輕輕一撒，吁一口氣。想着自家的八粒要和人家的十六粒或者十八粒放在一處一比，——譬如說，密司陳扭着腰輕輕揚起手腕指尖上撒着塊小小的花手絹輕輕按在嘴上笑着的時候，湊巧她也在旁邊伸出自家的手腕去摸一摸那天水燙過的頭髮——這是她一定要摸的，——而很不湊巧地旁邊還有第三人冷眼看看她的手腕又看看密司陳的手腕，那麼，她的手腕顯得多麼寒酸相呵！

「八粒也罷了，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這樣小呀！」她很生氣似的在心裏對自己說，於是她覺得渾身又是粘膩膩，心頭又是塞着一團火似的一點鐘的夜風也又復不夠涼快。她示威似的將腋下，一個鈕扣掀開，隨手霍地一擦，她那累絲紗旗袍的上半截，借着那鋼板一樣的硬領的重量，就從胸口再往下褪，露出了她那光光兩個肩頭和小半個胸脯了。

「真討厭！夜裏一點鐘了，還是這麼熱！」她自言自語的，又吁一口氣，於是把腳尖敲着樓板。於是，眼睛望着窗外那滿天星，似乎在那些星中間找見了那使她討厭的對手，她冷冷一笑，又輕聲地幾乎她自己也不聽見，半哼半罵道：「賤骨頭，得意啦，本領好哪，不要臉，迷住了！賣在舞場裏烤一身臭汗，就得意啦！——送兩個，請也不見得高興去呢！」

於是，她就覺得剛才同黃主任吃過夜飯後確確實實是自己不肯到舞場裏烤出一身臭汗，而不是那一賤骨頭！真有手段把黃主任迷攝了去。

她相信自己還沒被「賤骨頭」戰勝。然而那一賤骨頭「小手指上不是明明多出

一隻白金鑽戒來，這又是那裏來的？她又不能「樂觀」了。她直感得這是「賤骨頭」搶了她的份所應有了。

這時候，來了一陣風。這風，像是涼，又像是熱。她正覺得說不出的難過，忽然又聽得風裏還夾着叮冬叮冬的聲音，她呆了一呆。她本能地抬起手腕來看，憑經驗，她敢賭咒，那叮冬叮冬的聲音是江海關的大鐘，全上海的標準時間，她聽準了那是打着一點，然而她手腕上八粒小鑽石的一走得極準」的手錶却明明是一點過五分了。哼，哼，這傢伙騙人的！——她本能地校正那手錶，嘴裏就罵出聲來。

這傢伙——也許指手錶，但也許是指那位送錶的黃主任，她也無暇斷定究竟應該指那一個；她這時只覺得胸口酸溜溜地一直酸到鼻尖，她不能那樣好說話，她忘記了熱，她跳起來，撲到梳妝台旁邊，哧的一聲拉出抽屜來，用小手指進去一挑，就挑出黃主任給她的那封跟「伏辯」差不多的情書來。

這信是上月二十的日子。比那「走得極準」的手錶早來了兩天。信在她手指尖上

旋轉，她迷迷忽忽地便想着信後錶前那兩天裏經過的事情，她的腦子裏便立刻旋轉着一個花花綠綠醉得死人的萬花筒。她木然站着，那封信從她手指尖滑落了，猛可地，外邊馬路上一聲汽車喇叭叫，將她嚇了一跳，她本能地再拈起那封信來，咬着嘴唇，眉梢一挺，便坐了下去，拈了筆——打算給他個書面警告。

平常寫幾封交際信，她覺得比抄賬容易得多，因為一則「賬」這東西筆筆不同，倒不如她的交際信那樣千篇一律，左右不過是那幾句老調，二則「抄賬」時的顧問是活人——活人會掣腔，會要想吃豆腐，專挑一位做顧問罷，別人就要編造出許多臭話，每次臨時拉攏，每次得賂施外交手腕，幾乎連她也會感到兜不轉身，然而寫交際信時的顧問却是一厚冊沒有脾氣的情書大全，任憑她不客氣地翻來翻去，這位啞口的顧問決不會掉搶花。

當下她就按着老例，一面吸起一支香煙來，一面搜索她的這位忠實顧問的大肚子。開頭幾句是一搜就得，膽正到信箋以後，第一枝香煙已經只剩個尾巴，她自覺得額

上淫淫然了，趕快朝鏡子裏一照，舉手舉起了粉撲，於是燃着了第二枝香烟，於是要「言歸正傳」了，不料她這位忠實顧問竟也會怠工。她查完了「餽贈類」，又查了「情變類」裏的「三角門」，覺得簡直沒有一句是特地留給她此時的應用。

「什麼大全，不全罷了！」她恨恨地說，把這忠實的顧問扔在地下。

然而她這一生氣倒過得那位忠實的顧問盡其最後的貢獻來了。她無意中瞥見攤開在樓板上的書頁裏有一句：「侮辱女性的尊嚴。」她心頭一動，趕快捧起那已經被她撤職的顧問來，細看上下文。上文依然全不顧到她的特殊環境，下文却頗堪錄用：「須知現代的女性決不是瓶中花，籠中鳥，受男子供養，被男子玩弄；現代女子有的是獨立自主的人格，決不甘忍受朝三暮四的欺騙！現代女性的尊嚴有法律保障……」

她得救似的鬆了口氣，大全畢竟有用。這一番話正是配着她的頭寸定做的。因這一喜，她自己的才情也就發動了。她鎖緊了眉尖，提筆慢慢地寫道：「今天你何以不同我去跳舞呢？不同我去也罷了，何以又同賤骨頭去呢？唉！你是侮辱女性的尊嚴了，何以賤骨頭

有那個鑽戒？何以我的手錶比海關大鐘快？你欺騙我了！她寫到這裏把頭一擺，趕快再對鏡子照一照，趕快又拏粉撲；於是側着頭想一想，就把大全上「須知」以下一段「照單全收」了。

這時風又送來了一陣叮噹叮噹的聲音。她朝手腕上看一眼，鼻子裏哼了一聲，就接着寫道：「海關大鐘打兩點了，我的手錶還是快五分。真討厭！你要承認這是你欺騙呀！而且，你又同賤骨頭跳舞，而且，她有鑽戒。嗚呼！但見新人笑，那聽舊人哭……」她趕快再朝鏡子裏照。這回沒有拏粉撲。爲的「嗚呼」以後她心頭要說的話都湧上來了。這都是很「感情」的話，她平日搬連得非常熟練，竟不必現查大全了。她很知道表示了「女性的尊嚴」以後，不可不有一番纏綿的情話。她向來辦口頭交涉都是如此，寫信當然也不是例外。

她伸了個懶腰，覺得累極了。也沒有精神把那信從頭讀一遍，匆匆在信尾簽名下印一個猩紅的唇印，就折做方勝，裝在信封裏。

她又看看手錶，心裏想，應該睡了。她朝她那床嘆一口氣，就卸了妝。

然而那床上像有刺似的，她翻來覆去總睡不着。她又想到明天應當做的事了。不用說，那封信是面交的好——照從前有過的老例，把信夾在賬冊裏然後走進主任室，裝作有事請示的樣子把賬冊送到他面前，這就妥當了。但是……她把身子縮成個蝦子似的，將左手支着頭，動員了全身的力量，想道：「但是，賬冊送上去的時候，笑好呢，不笑好？還有走進主任室的時候，擺着不算什麼一回事的神氣呢，還是給他點顏色看……唉，只要這封信有點效力，比方說，他要當面解釋解釋了，那就什麼都好辦，不怕賤骨頭有本領——就怕他不肯當面談心，就怕像從前密司張那樣一丟就此了賬！只能在辦公室裏光着眼看看他，寫信給他他都不理，打電話到他公館回說不在家……那可——」

她憤憤然把腿一挺，四肢仰天攤平，嘆口氣道：「現在的男子，真是——真是太不尊重女性！」

第一個半天的工作

黃女士預料到她的職業生活並不會怎樣「愉快」，然而她在職業生活中碰到的「不愉快」的事實竟不是她能夠想像得到。

早上八點半鐘，黃女士跨進×公司的總辦公室；迎接她的職業生活第一頁第一行的是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總辦公室裏光線不怎麼好。雖然朝東朝北都有很高很大的窗，但是窗外有的是別家公司的聳天建築，從窗洞來的，不是陽光而是別家公司辦公室裏的電燈光；雖然天花板上掛着五盞臉盆大的返光燈，梅花瓣似的，一齊開亮着，但是剛從五月的豔陽天空下進這總辦公室來的黃女士却覺得眼前驟然一黑——至少她一時間還看不清這廣大的辦公室裏有些什麼新奇的东西在等待她。

但是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她却聽得清清楚楚；她還聽得笑聲中夾着一句捏住

了鼻子似的聲音：「來了。」即使不是神經過敏的人，黃女士也不能不以為那幾個人的低聲的嗤笑是對她的了。她的心就驀地一沉，同時反應地用眼光去搜尋那嗤笑聲的方向，想要知道這幾個不大客氣的人兒是何等樣的面目。

她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離總辦公室的進口不滿二尺。

然而有人過來招呼她：

「黃——你的座位在那邊喲。」

聲音是熟悉的。黃女士知道她是舊同學張，也是這辦公室裏唯一的舊相識。但是——天曉得，人却忽然不大「熟悉」了。黃女士昨天晚上在張的家裏看見的，是一個衣飾也還樸素的張，可是眼前在電燈光下走到她面前來的，却竟是一長條的大紅大綠！

「怎麼濃妝起來了？」

——黃女士心裏這樣想，就忘記了點頭，只機械地應了一聲

「唔，」機械地跟着張女士走過一排一排的空桌子，到了西邊的沒有窗的牆角。這當兒，黃女士也到底看清了那朝東和朝北的兩個窗洞口站着五六個人，男的女的都有，都像

賞鑑一件新鮮東西似的遙遙地望着她。黃女士覺得很不舒服，就竭力自制地要把注意集中在她自己座位的所在——沒有窗的西牆角。這裏的座位都朝着辦公室的進口。直靠近牆邊有一張桌子；跟其他的桌子顯然不同的是那桌面上只有三樣東西：墨水瓶，鋼筆桿，和小小一塊簇新的吸墨紙。黃女士知道這一定就是她辦公的桌子。

「你前面第二排右首的，是我的桌子。」

張女士指給黃女士看着說，忽然側着頭朝那邊朝東朝北兩個窗口的那班人瞥了一眼，又嬌聲一笑。黃女士忍不住也朝那班人望了一眼，却看見有兩個男的正在對張女士做眉眼，另有兩個女的和一個男的在嚶嚶唧唧議論着——雪白西裝領上一個油光晶亮的頭和兩個燙得蓬蓬鬆鬆的頭門成個「品」字。

「唔，唔——」黃女士有口無心地應着張女士，就往自己的座位上一坐，心裏感得異樣的寂寞——不，寂寞猶可，最難堪的是一種聞到了魚腥似的惡心，她呆呆地注視着桌面的那一塊小小的簇新的吸墨紙。

「這也是數一數二的大公司了。」——黃女士悶悶地想，「爲什麼這幾位男女職員倒像茶食店裏的伙計，——又像文明戲班裏的戲子？」

於是突然間黃女士的思緒被打斷了。那邊窗洞口忽然語聲嘈雜，中間有一個高朗的男子聲音連說着「那里，那里。」黃女士抬起頭來，却見張女士正從那邊窗洞口的人堆裏走開，臉上似笑非笑地，正朝着自己這邊嬌嬌婷婷繞着一排一排的桌子走過來了。

「黃——我給你介紹介紹這裏的幾位同事。」

張女士很正式似的說，把手一揚，腰一扭，却又偏着頭，望那邊窗口斜拋了一個眼風。黃女士幾乎把兩手撐在桌子上似的站了起來，覺得自己的身體異常沉重，而且兩條腿尤其重。從西牆角到那邊窗口，其實也不過兩丈多罷，然而黃女士覺得遠得很，而且那些辦公桌子又擺的好像八卦陣，黃女士幾乎碰倒了一把斜放着的小巧的粉紅色的綢陽傘兒。

「密司李——密司周——密司脫趙——密司脫王——三畫王……」

張女士介紹到這裏，忽然笑了。「唔，唔」黃女士只是這麼單調地應着九十度的鞠躬，回答也是九十度的鞠躬，一切都挺有禮貌。

敵姓邵——邵萬生的邵。」一位將近三十歲的男子說，——中裝，天藍色的綢長衫，雪白的襯衣的領頭比長衫領頭高出了至少三分。

「唔，唔——」黃女士還是這單調的聲浪。她想不出什麼客套，對這樣一班好像是別一世界裏的人們，並且她以為一聲「唔，唔」加上個九十度的鞠躬也很夠了。

但是最後一位密司脫曹被介紹了，而且黃女士照例「唔，唔」，照例九十度鞠躬以後，忽然人叢裏有誰也輕輕哼着「唔，唔」，驀地鴉雀無聲！足有三四秒鐘。於是哈哈，嘻嘻，打總兒笑起來了。黃女士即使再能鎮定些，也忍不住臉上紅了，紅了候又轉白，是憤怒的白。不過那位邵萬生的邵立刻來轉圓打岔：

「哈哈，密司黃，今天天氣——」
「唔，久仰久仰，哈哈！」

黃女士苦笑着點點頭就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辦公桌。她剛才第一次坐在這辦公

桌面前時，她對牠的印象很不好，但現在她覺得只有這辦公桌是她的躲避所了。她下意識地拿起那鋼筆桿來看一看，又用手指去試試那G字筆尖，她巴不到辦公時間立刻就開始，然而還有二十分鐘。

幸而這冗長的二十分鐘內繼續不斷地有人來了，男的居多。黃女士賴有早就「安身」在那壁角的機會，儘可以低着頭什麼都不理會；而且那些進來的男職員也似乎又自成一種；他們咳嗽地掃清着喉嚨，便按電鈴喚茶房，高聲大氣的問幾句不相干的話，同時他們自夥淘裏又東一句西一句地談着最近「香檳」的軼事。他們是這辦公室裏中級的或者幾乎是高級的人物。他們似乎不大注意到西牆角裏有一個新來的小職員。

黃女士偶然也抬眼看看。兩個窗洞口已經沒有人站着了，大家都規規矩矩坐在自己的位子裏。那位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必恭必敬地在聽着一位西裝的中年胖子的「香檳」奇談。這胖子的一雙脚架在寫字台邊上，手裏一枝雪茄，旁若無人地談得唾沫亂飛。忽然他把他的胖顎子一挺，就仰臉大笑起來。「三畫王」和「邵萬生的邵」趕快也陪

着笑。俄而那一雙架在寫字台上的皮鞋腳刷的落下來，那轉椅很輕巧地向右半面轉，右面却就是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的位子，兩張辦公桌子面對面，兩位密司脫隔着個播放洋式眼簾的木架子正在低聲說話，猛不防那胖臉兒忽然轉向這邊來，兩位密司脫就好像嚇了一跳，兩個伸在一處的頭就立刻分開，兩個頭裏的腦筋因為聽見別人在笑就立刻悟到這是應該幫腔笑的時候，於是鴨子叫似的乾澀的陪笑聲就立即被逼了出來。

然而密司脫趙和密司脫曹剛剛把硬逼出來的笑聲弄得自然些，却又不得不立即收住了。因為突然有個白布制服的人捧着個飽漲的文書皮包匆匆走進辦公室來，就放在一張特大的寫字台上。這是辦公室主任的「壓道車」，滿室立時肅靜，只有那中年胖子的轉椅輕細地轉響了一下，隨後就聽得辦公室外有一條沙喉嚨高喊着「王升」，隨後就聽得幾個聲音同時應着「喳」，又是一陣雜亂的脚步聲，這才聽得皮鞋聲窸窣地，辦公室那扇半截玻璃門忽然自己往外開，黃女士的座位因為斜對着那門，就看得很清楚，一個白制服的茶房一手拉着門，一手捧着頂拿破崙帽子，筆直的站着，再這麼半分鐘，

就有一位紫棠臉的高個子挺胸凸肚從門外進來，茶房跟在後邊，將那頂拿破崙帽子恭敬敬放在那特大的寫字枱的左角。

「這就是主任罷？」黃女士心裏忖量着；一邊便想着自己辦什麼事呢？等主任發下來呢，還是去請示呀？一邊她却偷眼看滿室的同事們對這位威嚴的主任進來有什麼「儀式」。沒有，那幾位中級的或者幾乎高級的職員都在用耳朵伺候那位主任的動靜；那些低級的職員不知在什麼時候都已經拿着筆或者把筆梢在耳朵縫裏很匆忙似的翻弄着巨大的賬冊。

主任坐了一手攔在那飽漲的文書皮包上，一手就掏出個鼻煙壺來。

中年胖子的座位在主任前面，然而他好像背脊上生着眼睛似的，剛剛主任嗅了第二指的鼻煙而且眼光注射到他那一面的時候，他就怪伶俐地站了起來，手裏捧着一疊紙，點着腳尖望到主任桌子邊，側着肩，輕輕地說了幾句話便把那疊紙放在主任面前。

「哦——」主任的沙喉嚨響了一下。黃女士覺得主任的眼光朝她這邊射來。她低